

蘑菇房

董鸿杰

给八角。有时品相不好的还不要。

后来主宰农民收成的罐头厂降低产量，也减少了收购量。父亲就开始用自行车装到城里的市集去卖，再后来，在农机厂打工的母亲也辞了职，和父亲分头穿梭在市场和大街小巷。

当时我刚刚上学，星期天会跟着母亲一起去卖蘑菇。印象中，母亲总是戴着灰色的围巾，穿着灰色的罩衫，站在市集的一个角落。她的身前放着一个黄色的竹篮，竹篮上白色的纱布半遮半开。她用响亮的声音吆喝着：“蘑菇，便宜啦”“天亮摘来的蘑菇，便宜啦”“自家种的蘑菇，快来买哟……”叫卖声中，不知哪里卷来了一阵风，母亲迅速盖下纱布，提起竹篮，转过身，把蘑菇紧紧地搂在了怀中。那一刻，她灰色的身影，像极了一颗发光的星星。

蘑菇一开始卖不掉，八角一斤的价格也没人要。剩回来的蘑菇，黑不溜秋的，像一朵朵茄子花失了颜色。当时，我们家的饭桌上总有各种蘑菇做“帮头”，什么蘑菇炒咸菜，蘑菇炒青菜。一开始，觉得鲜美，吃着吃着，我的胃口就有些倒掉了。幸亏靠着蘑菇的物美价廉，父母的生意渐渐有了一些回头客。

蘑菇一批接着一批，生长速度很快，父亲和母亲开始每天早晚分两趟去卖。早上五六点钟出门，去的是宁波张斌桥菜场，中饭前赶回来。下午再摘两篮，到邱隘或者五乡的集市去卖。那时候路况不好，车辙印又深又多，父亲和母亲总是骑行在相对比较平的路边，以免吊在箩筐里的蘑菇颠颠簸。有一天早上，马路对面来了一辆大车，车头的灯晃了父亲的眼，他连人带车摔进了沟中。父亲的脸破了相，耳朵也出了血。后来，因为没及时治疗，又发展成了中耳炎，至今他的耳朵遇到感冒鼻塞就会嗡嗡作响。

再后来，蘑菇的生意越来越好，需要在蘑菇房里把采下的蘑菇先切好，一两两地包上几包，再放在大一点的背篓里去卖，每斤的单价也涨到一元四角。那几次回来，父亲母亲的篮筐都是空的，口袋里都是鼓的。那一堆硬币、分票和角票，有的锁在五斗橱里，有的藏在樟木箱里。

有一天晚上，父亲喝了好几杯酒，然后红着脸出了门。母亲不放心，让我拿件外套在后面跟着。跌跌撞撞的父亲，又来到了蘑菇房。

“这排蘑菇，给你姐读书。”父亲指着一排菇架，眼睛盯着我，“够了吗？阿杰。”我迷迷糊糊地回答：“够了。”父亲又指着另一边，“这排蘑菇，给你读书，好不好？”我嗯嗯点头。“这排给你们读高中，这排给你们读大学。”父亲的手指点点，晃着我的眼。忽然，父亲一跺脚，手指往上一翘：“还要给你妈买个金戒指，呵呵！”

父亲在蘑菇房里漫无目的又兴致勃勃地走来走去，一边摸着菇架上的泥土，一边不停地说着。说着说着，他靠在了菇架上，又渐渐滑坐在了地面上。我刚刚想去扶，却被父亲一把搂住了。那是父亲第一次这么紧紧地搂我。他一只手搂着我的肩，一只手摸着我的头，“要好好读书知道吗？”“要听你妈的话知道吗？”“你妈当年考上了镇海中学，没钱去读知道吗？”那天的父亲，话越说越多，声音越说越轻，还不时地揉着眼睛。

那个深夜，月色明亮，我扶着父亲慢慢走回家。月光之下，山峦像一个个巨大的蘑菇，静静地等待采摘。父亲一路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四十年前，父母开始种植蘑菇，供我和姐姐读书。直到1992年我们兄弟参加工作，他们才改种了其他劳动量小一点的作物。但是，三十年来，无数次来到我梦中的，总有那两间白色的蘑菇房，还有年轻的父母，在不停地忙碌。

那天上午，我去新高路的一家粮油店买米。老板是熟悉的，因为我家吃的饭米多购自这小店。老板热情、勤恳，如你买一袋10公斤的米，跟他说一声，他就会送货上门。但我经常买的是5公斤一袋的，主要是鉴于储存周期短，大米不易变质。5公斤装大米拎在手里，权当手握哑铃练手劲，自有一份短暂的快乐。

买米回家，剪开袋口，把大米倒入橱柜内那只窄窄的抽拉式铁壳米箱，忽然手一滑，听到“哗啦”一声，白花花的大米快速流出袋口，先是落在我的脚背，继而狼藉一地，足有两三斤。令我“头大”的是，厨房地面留有未及清理的菜叶和其他垃圾……我一时不知所措。

扫进垃圾袋，简单了事，但心疼；如果捡拾起来，那有多麻烦。当我弯腰捧起一把大米时，只见产自五常的稻花香大米颗粒饱满、外表晶莹，散发着淡淡的米香。扔进垃圾袋实在舍不得，我决定捡拾大米，然后分拣。

双手捧起地上的大米，手到擒来，轻而易举。捡拾零零碎碎散落的大米时，就要调动食指、拇指一粒一粒地捡拾。最难对付的是那些跳到橱柜踢脚线旁、冰箱底部缝隙的米粒，弯腰垂头、单膝跪地，甚至采取类似匍匐动作，是对身体柔韧性的一次考试。但是，一想到“端牢饭碗”四字，散落在角角落落的大米就变得亲切起来。再说，五常稻花香大米的价格年年攀升，捡到，等于赚到。随着老腰的不停挪动，我的脑海浮现出远去的往事。我小时

候，盛饭或者吃饭时，掉下几粒饭，母亲就会提醒我捡起来。不就几粒米饭么，我觉得母亲有点小题大做，就悻悻地回答：饭粒掉到桌上不卫生，不能吃。母亲默默地看着我，捡起饭粒吹口气，微笑着放进自己嘴里，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两句朗朗上口的诗，意思我懂，以后吃饭不慎掉下饭粒，我总会捡起放入碗内。读中学时，我才知道母亲说的这句诗，是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诗，这也是我最早接受的唐诗启蒙。

米

和风

我十七岁时成为末代知青，生产队给我配了一户农家，名曰教育户，农家的主人就是我接受再教育的师傅。按照有关规定，我每月交九块钱给师傅，师傅家管我一日三餐。在师傅家近一年时间里，师傅总是让我和他的大儿子先吃饭，他则带着女儿、小儿子，挑着粪桶去自留地施肥。某天，我和师傅的大儿子一起吃晚饭，他去自留地接替父亲施肥。我回知青宿舍的半路上，忽然想起插队前买的表落在师傅家的灶间，就往回走。进入师傅家里，我顿时惊呆了：师傅、师母娘，还有他们的女儿和小儿子，都在吃番薯汤果。师傅猛然看到我，神情错愕，尴尬地说：我们不是主劳力，番薯也是粮食，闲时吃吃、闲时吃吃。我听了，心像被什么东西堵得发慌。插队时，带队干部多次跟我们强调，要和教育户“同



踏秋

钱钢 摄

番薯好种耐活，只需剪下红薯茎叶，插在菜畦坡地，它就能站稳脚跟，生茎展叶，活泼泼蔓延开去。番薯藤匍匐于地，深绿色的心形叶子一片紧挨一片，密密匝匝，似给一方土地铺盖了厚厚的绿绒毯。

母亲时不时在番薯根旁倒一些煤灰灰，茎叶愈发生机盎然。清晨，“绿绒毯”像洗过一般，那里的空气也仿佛格外清新。拨开繁密的叶子，露珠纷纷坠落，嫩绿的叶柄亭亭而立，一根根举着叶子列起了队。偶有白色的花儿掩藏其间，不胜凉风的娇羞。我们小孩闹哄哄上前，不为花不为叶，只因瞄上了薯茎，即叶柄。掐薯茎的快乐只有亲自做过的人才知道，扯一下，叶插花摆，好似挠到了植株的痒处，“噗”一声断裂，新鲜汁液溢出，植物特有的清香好闻极了。薯茎在手，左折一下，右折一下，脆脆的茎断成一小截一小截，茎的外皮是一层纤维薄膜，韧性足，就这么断了骨头连着皮，薯茎变成了一串串“首饰”，可以挂在耳朵上，套在脖子上，戴在手腕上，偶尔还特意留一片叶子，作为夸张的点缀。我们披挂着这些“首饰”招摇过市，母亲见了直说糟蹋了好东西。

番薯茎可是一道好菜。将外层韧韧的薄膜剥掉，一条又一条，剥得指甲缝里都是黏黏的，清水淋过后切段，入油锅清炒，不加任何配料，调料只需盐巴，不一会儿，一盘碧绿的时蔬便上了桌。清炒番薯茎入口鲜脆、爽滑，但少时的我嫌寡淡，并没有多么爱吃。母亲叹口

番薯记

虞燕

气，说起从前的困难日子，她跟大舅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幸亏有番薯，全身可食，番薯果实就不提了，在那会属于珍贵的粮食，另两样不好吃，却能勉强果腹：番薯叶切碎了跟少量小麦粉和一起，做成饼在锅里蒸熟，就着水吞下去；番薯藤晒干后磨成粉，用清水煮成糊状，黑乎乎的，涩而有一股怪味，大舅死活吃不下，外婆无奈，只得把她的一点口粮全部省给大舅，自己就靠番薯藤充饥。

无论在母亲的经验里还是描述里，番薯叶均不是理想食物，所以，家里从未吃过番薯叶，以至于前几年当我听到它被誉为“蔬菜皇后”，是一款很有开发价值的保健长寿菜时，竟有些恍惚。

最让人激动的自然是挖番薯，谁也不知道那一锄头下去，究竟能扒出几颗番薯来。锄头带着主人的期待深入泥土，扰乱了番薯们的梦想，在现场，往往能看到番薯根须相连的模样，有时，一根须上挂了一串灰头土脸的番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跟无赖似的躺在那里。母亲一遍一遍地翻土，生怕落下了小个头番薯，新鲜的泥土味静静弥漫，果然，漏网之鱼不少，我得意地想，藏得深又怎样，照样通通挖出来。

番薯堆于地头，看上去憨乎乎的，母亲麻溜

吃、同住、同劳动”，可我天天吃白米饭，岂不是搞特殊化？我喃喃地说，番薯汤果我也要吃。师傅苦笑，起身把我拽到灶间，说，知青一年分稻谷800多斤，不够还可以吃公社知青办发的周转粮，这是政策规定；农家主劳力人均600余斤，吃不够要申请返销粮，用钱去买米。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进城工作以后，我一直舍不得随便用粮票，深知粮米之贵。至今，偶有冠冕的客人请我吃饭，纵然山珍海错重重叠叠，铺张浪费，捧上一碗米饭，我是断然不会放过一粒米饭的。席间，总有朋友调侃我：现在没有饿死人，只有撑死人！我说，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的，万一哪天灾难来临，手里有碗饭，才能让人踏实。

灶间散落的大米，被我悉数捡起来，摊在橱柜上。

我先是用电吹风低挡的微风，吹去大米表层的尘埃，再小心翼翼地吧干净的大米捧起，送入米箱。活儿干到还剩三分之一时，就不太顺手了，电吹风将米粒纷纷吹落在地。无奈，我只好再一一分拣、清理，速度大为降低。更让我苦恼的是，两根手指头上的螺纹平时磨损严重，加上深秋季节天干物燥，分拣一会儿，就得用湿巾滋润手指，才能重新捡拾。这些捡拾的大米我没敢放入米箱，怕潮湿影响整箱的米，于是一粒一粒地放入碗中。如此周而复始、去而复返的动作重复了数百次，才大功告成。

当天中午，我用拣拾的米，煮了一锅米饭，盛入碗中，白花花、松软软，配以象山泥螺和土豆烧牛肉，吃下整整两大碗，仿佛这饭是我自己种出来的晚稻米煮的。只是舍间有人说，你一顿饭抵我两天的饭。

现在回味起来，那顿饭仍是满口余香。

月湖谣

(外一首)

汤明

问一声古老的月湖，
你可记得我留下的脚步？
童年走过铺着石板的小路，
树荫下你陪我乘凉陪我读书。
你的芳草圆了我的梦想，
你的小船荡起我的幸福。
哦，无论走到哪里，
我常常梦见你的碧水绿树。

喊一声青春的月湖，
你可知道我火热的情愫？
天一阁书像白云那样飘浮，
晨风里你伴我起舞伴我漫步。
你的烟屿亭挂着我的夕阳，
你的花香飘进我的肺腑。
哦，哪怕满头白发，
我天天想着你的翠竹朝露。

老爸老妈

一日三餐是粗茶淡饭，
一年四季是老旧衣衫。
辛苦一辈子从不去搓搓麻将，
忙碌一辈子也不想游游河山。
一双手养大两代子孙，
用白发描绘生活的画卷。
看看老爸，看看老妈，
你们的辛劳让我铭刻在心间。

住在高楼盼有人聊天，
有了病痛怕儿女挂牵。
奔波一辈子也不忘炒炒股票，
操劳一辈子总想要戒戒烟酒。
一颗心想着两代子孙，
用夕阳点燃家庭的温暖。
想想老爸，想想老妈，
你们的康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地把它们装进箩筐或编织袋运回家。挑出不小心被锄头磕破挖断的，用刷子刷洗后，削皮切成小块煮番薯汤饭，切时若发现有特别脆甜的，母亲会分给我和弟弟，好吃的番薯真的可以媲美苹果，只是生番薯不能多吃，会起蛔虫。我喜欢番薯汤饭，用筷子将碗里的番薯“捣烂”搅烂，与米饭浑然一体，趁热吃，就着糟鱼或什锦菜，一口气吃两碗不在话下。

大人们想着法子把团圆的番薯变成番薯粉丝、番薯淀粉，小孩子可不以为然，干吗那么麻烦，整个儿煨着吃多好。冬天的灶膛多么可亲，才不关心大铁锅里烧的是饭、水，还是其他，我和弟弟的眼睛独独盯着灶膛，柴火噼里啪啦唱起歌，火光咻咻呼呼伴着舞，映得我们的小脸红亮红亮。待灶火渐弱，直至显现一大团冒着火星的柴火堆，用火钳拨进去，咻咻响，弟弟忙不迭地将准备好的番薯埋进去，再挨个儿拍一下，那神情，别提多欢悦了。闷柴灰的番薯得选个头不大的，否则煨不熟。等吃的过程真是一种幸福的煎熬，姐弟俩伸长脖子，恨不得将脑袋钻进灶膛去盯着，实在忍不住，便抓起火钳按按，探一探是否变软了。真想偷扒出来一个，纵是半生不熟也认了。

终于，草木灰的气味逐渐被诱人的焦香所替代，口水在心里头漫溢，欲从嘴里漫出来。煨熟的番薯外皮焦黑炭灰，母亲打掉我们伸出去的手，试着摸一下番薯，而后边拍灰边呼呼吹气，稍稍晾凉，才掰开一个角塞给我们。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那种香甜绵软简直要把人给融化了。急吼吼去接母亲手里的剩下部分，谁知，“吧嗒”掉在了地上，皮开肉绽也无妨，捡起来照样吃得欢。

两个煨番薯落肚，嘴里甜甜，胃里暖暖，屋外的肃杀寒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